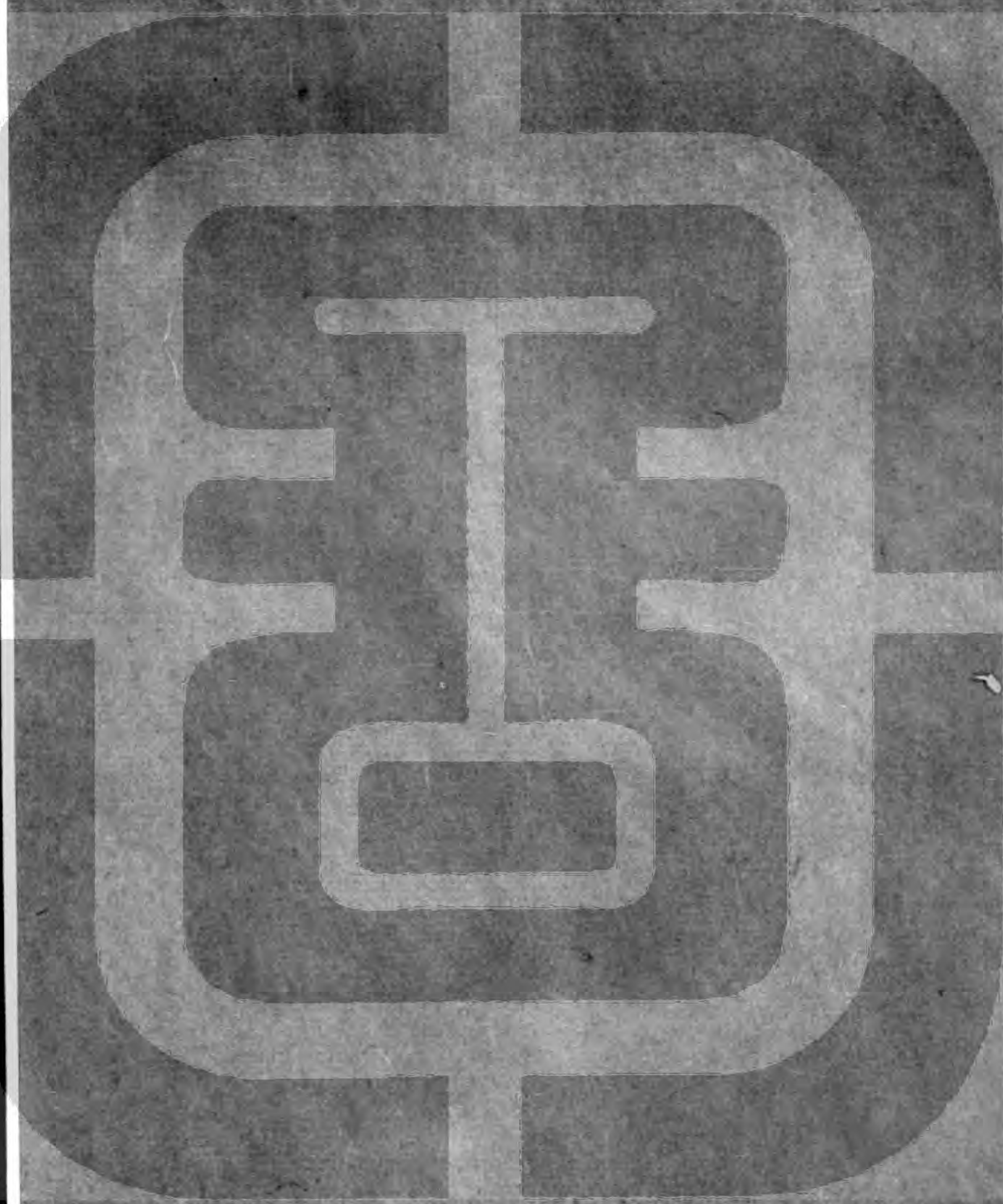


皇明通紀集要



卷四十三
之四十四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三

太學臣江旭奇



熹宗愍皇帝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羣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請開經筵日講奉 聖旨于十二

日開講

初二日申時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命照淑妃秦

氏例行

宴朝鮮陪臣

卯薄房吏

焦源溥上
明綱常疏

御史焦源溥奏上明綱常疏論鄭貴妃李選侍言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何如者然猶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迹也至張差持挺扣入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冶容進矣張差之棍不中明投以麗色之劍甚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今

欲為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慰

神祖之靈而

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升必不可不磔

也此鄭貴妃之定案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

非貴妃之比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宮闈之事

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皇上近傳聖諭髮豎

毗裂惟有涕零即欲為選侍乞憐亦止可求皇上

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盜犯之叵測罪不在賊必不

可得而寬也此李選侍之定案也迺臣因是而為

皇上危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為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法而一疏再疏極為開釋固廷尉持平之說實兒

豎漏網之門。聞之長安。謂羣豎負質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繇得脫。或司寇悞墮其術中而不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有此一擊之棍。一劑之鳩矣。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大臣毋以聖躬爲已安。而疎於防護。則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左係天下安危。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則惟有復撫順一策。是已益撫順爲替。出入經繇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而全遼之樞紐也。然此言之似易。而

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於進處。孤危之地。而爲久住之計。則難於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於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乏。則不敢以三軍爲嘗試。國家爲徼幸也。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因先責黃克纘以不可去之義。謂克纘巧於去位。而拙於謀國。不去而人言尙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爲逼真矣。繼謂楊漣以無罪去國。殊令忠臣扼腕。李若珪以抄叅引義。更令言

潘雲翼請
留部科諸
臣

官短氣。夫難進易退。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籍以快其私。其於廢國事而妨國體。何哉。疏入。已而黃克纘周嘉謨耿志煒奉旨俱出視事。

戶部接出。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奉明旨。自當講求長策。不悞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爲辭。况內帑自有經費。近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前後數目參差。何從憑據。但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還着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支。

初八日享太廟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竝明去國之意。疏曰。臣恐

幼主乘乾。權歸閹宦。故凡有章奏。語常及此。其爲此

輩所側目久矣。故借抄叅爲罪案。而竟論言官可爲

寒心。科臣職司封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旣欲

帶領推笑。又爲帶領者重請勘合。臣謂旣云帶領。則

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必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習

見此輩之騷擾駟路。慘害地方。無異虎狼。故據疏抄

叅。欲遏其勢。而渠反示權。以箝言官之口。天下事尚

可言哉。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掌。今

性生之氣
節不可屈

不得其職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而况辱其身乎。又况辱身於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爲罰俸而去。則不諒之甚也。御史馬逢臯乞嚴勅會議以定。國是疏曰。臣伏覩科臣楊漣近來一疏再疏。其說甚詳。總爲前移宮一事。夫移宮何罪哉。無罪卽功。居功亦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在安社稷。功大罪小。宜留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身。止知皇上爲重。不知其他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伏乞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漣果否有罪。果否居功。一一具單回奏。庶公論旣明。去者心服耳。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在移宮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請誅崔文昇之一疏。當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言。科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事裁骨鯁。斷難磨滅。若夫選侍移宮。則公議鴻宣於封

楊漣丰裁
骨鯁斷難
磨滅

事于官鵠俟于殿廷非連一人之力則連何敢萌
居功之想惟羣疑難勝則一去非出於得已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昭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竊
則今後言安社稷與言安選侍者俱可以止矣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禮臣孫如游爲職所糾決意求歸
或猶有諒之者乃突爾上疏求入講筵又再奉旨
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徑數月以來中旨之爭
頻見章奏開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中旨者
必自罷如游始天啓首元之初政此爲第一義矣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二十二日上行冠禮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竊惟言官之發奸摘伏
莫上於議論而使賢奸不辨摘發失真者亦莫弊於
議論然向來之習氣有輕據風聞橫口雌黃有苛求
一疵束縛英豪有始屬無心之責備旣成有意之擠
排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諷已無所利而顯爲

聖明通紀 卷三
人作鷹鷂。此猶一人之彈劾而論易辨耳。至若隘路相逢，機鋒互競，此以爲否，彼且以爲臧，此以爲不肖，彼卽以爲大賢，使被毀被譽之人不能自明其品，而或斥或陟之柄無從以爲依憑。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愈甚。綜核之法幾窮矣。臣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別無所糾，則安知此一糾非出於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聽如其人被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知此糾者非陽忿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詰如糾者一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被劾之人得失或相半，而毀譽各有因也。

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經衆推，而糾之人忽倡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阻其作用，且代人驅除也？宜集衆以咨前議，至於隱語暗挑，使人揣摩於鬼影，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爲評者。三人占則從二人，而况于評論人才，有不從衆者乎？大抵獨倡則難憑，僉同則可信。天下之人才，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一二輩妄生軒輊哉？故臣折衷之法，不外於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則用舍可以立斷。惟皇上留意奉聖旨，近來議

折衷之法
不外明公

論叅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奏折衷協公深於國是人材有裨該部知道

拔木塞源
不越三事

御史方震孺奏曰臣靜思日前紛紜擾攘而因為拔木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國本之事夫張差一案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擬挺擊之奸化為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益謂論奸者盡小人也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公法而聖旨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處於隔歲之後可乎至于

夏林居多
依附之流

俸之禁錮張廷之鬱死又為甚即謂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其次則分門戶之說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為竭澤之漁也除諸已經奉旨會議如清慎之葉茂才經濟之鍾應舉趙南星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等有何罪過而錮之終身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夫移宮之始末事關聖躬同為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皇

皇明通紀 卷之三
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居之以爲貴而未嘗取中旨之閣老將謂居之以爲富而未嘗取罪璫之金錢無功可居也。又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於呼吸之間交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皇上於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智耳。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勿循人情而仍兩可其詞則 聖治與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高弘圖謹
陳八患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曰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言凡五事。纏纏千餘言。皆當守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謹陳八患。一章奏採聽不遺芻蕘。伏奏難於轉石。通在上而滯每在下。此脈絡之患也。

一政府竊 旨護身之叅。末而裹足。伏莽熱中之彈。

誰復灰心。頑在朝而躁必在野。此心膂之患也。一言

路萬國衣冠咸拜冕旒於雙闕。六垣領袖半投簪紱

於長林。此耳目之患也。一會議救遼如沃焦釜。當不

惜百萬金錢發餉盡付漏卮。能無憐億兆生命。此脂

膏之患也。一方輿一隅小醜騷動中原之士。三輔二

東獨苦海陸之衝。此偏枯之患也。一起用弓旌久賁於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長安。趙南星獨懷向隅之悲。豈輿情有未協。此底滯之患也。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而褒恤咸相慶。為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遇請名請婚。而啓事反不比於異姓之臣。骨肉懿親之。以為患者。此也。一刑獄生入玉門之罪。撫延日東山。死有餘辜之囚。鎬待時西市。一當逮而不即逮。當決而不即決。言之拊膺切齒。而共以為患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請謚先臣顧存仁。暨顧憲成陶望

齡王世貞四人。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為吏科都給事中。

復駙馬王昺膳養田租。

二月

浙江巡按彭鯤化彙奏本省建言國本三臣薦起岳

元聲請恤姜應麟馬德澧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慎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

彭鯤化奏
建言國本
二臣

皇明通紀 卷四十三
道當公核實之道當真程品之道當正
起濮中玉南驗封郎

武選司鄒嘉遇督理清黃

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
歸

禮科汪慶百敬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固邦本一
恤忠義一重督學

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曰宮
禁漸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
廣一曰邊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
宦官漸盛一

曰人心漸絕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
敢故縱家人罔騙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相奉
差同事恐默不言當重處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
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賈繼春

兵科明時舉奏言臣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翼命而其要在責
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禮科都垣楊道宣敬陳慎始五要。勤經筵以慎養德之始。頻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假之始。崇節儉以慎裕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吏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起用非考察也。察則主於索垢。大糾之後。猶有拾遺。而起用之事。乃遺詔之恩光也。尤京已碧之血。猶欲洗發。以琬琰之章。支離不起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羽毛。倘能服官。寧容叢挫。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錦衣衛奉 聖旨。張道安頂充驚擾朝儀。着拿送鎮撫司。着實打問。卓保王英倫安僱倩蘇萬春。不行簡

張道安
張道安
張道安

察。都着法司提問。十二日。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甫畢。突有直駕較尉闖出西班之前。喊稱保 駕來遲。主公宥罪。二語者。再隨該錦衣衛員役奉 旨。拿出身邊搜出木牌一面。前書閔張劉備孔明先生。與夫唐太宗李靖四輩五輩。趙太祖劉伯溫等語。背書遼東一處亂。與夫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法等語。又手持揭帖。一扣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求二里七家民張道安。四十四歲。與夫赤心報國。老祖傳流。恐君不信。籤帖爲照等語。供係本日侵晨。有不知姓名人。將駕衣執事。與我代伊直 駕。貌似顛狂。語無

倫次見在該衛羈審間該糾儀御史李九官高弘圖等叅勘下獄嚴加細鞫

周宗建直窮數案小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變爲今日持議之衡

疏曰臣聞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出於光明正大之途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起於紛紜幽隱

之路臣無論往事請論自皇祖戊申以後方沈一

貫未敗之時在朝者豈無君子而一襍以小人則

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

錢夢臯康丕揚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不能不謂

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

襍以小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

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而爲之

首雖有諛善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

交在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襍以小人則學差可

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

持可一網以爲筭時則有开詩教趙興邦等而爲之

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小

人之種毒卽有一翻小人之罪案計其時爲君子者

有心難昧豈不欲一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擇便

投羶不問國家之利害惟一時尚之題目據爲眼下

之靈符。苟有不合於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昏亂。爭先取憐。勢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前後不同。而要其根器。貪庸識力。汗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方其患得之時。車可填門。金可成穴。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朝垂盡。焰冷光殘。不身死于賤行辱人。即魂消於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竝下。衆正齊登。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慮其萌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所引

董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用者。直捷了當。無嫌旁摘。如必借此為題。爭相濫引。若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於月旦。窮兇之醜類。尚留春夢於餘灰。將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彙升。反開破綻。此之所謂不得不慮也。又以移宮一事言之。凡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於他

楊漣潔志遠嫌

日。在臺臣賈繼春。質心愛。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

若復據此為名。再生譏諷。將侈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几筵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滋蔓。此又臣之所為不得不慮也。臣今請約言之。銓除在吏部。自非真才真品。毋容夾襍以同升。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冤。毋輕出言以佐鬪。國家畢竟以遠事為第一。緊着當共圖殺賊。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君德為第一本根。當共思酬主。毋徒為將順之節。臣又請平言之。一語偶歧。正可為參互之籍。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情。儘可置之

而廣

說夢。臣更請廣言之。時本無事。毋以為意外之張皇。用既獲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彌長。伏乞皇上明示諸臣。開心定氣。細味臣言。脫有以臣言為未然者。令更進一言。以加于臣說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

追於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官居中調度。責任非

輕。該部請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着力疾視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

中仙克謹也。着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

司禮監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數選收，尚未完數，乃敢逞兇持刀擅行擠擁禁門，毆打巡役，着京營城捕廠衛衛門，卽將爲首拿獲具奏，不許容縱。還着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遴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卽赴該城報名聽選，不許頂替攪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里，不許仍前故縱。其拿獲見惡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府。

海運漕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李宗賢請
脩明禮樂

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脩明禮樂，以光祀典。一日

樂章宜正，一日樂音宜審，一日八音宜備，一日舞位宜定，一日香爇宜慎，一日封號宜重，一日裕祭宜詳，一日祧廟宜議，一日親屬宜祧，一日庶位宜實，舉經筵，頒賜羣臣有差。

兵科蕭基夷謀叵測，廟算宜周。疏曰：臣見五月中遠

收降夷有
可疑四可
慮五當問
六

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真夷卑職阻攔賀總兵放進
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真夷賀總兵放進收留安插
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真夷并黃把都兒索我投降
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惟哉此收降夷也何其輕也
反覆思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六何
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方覺
困餒聞經臣懸招撫之令騎兩月絕踪境上而西
夷降者麇至保無借徑假道者乎其可疑者一也夷
虜居依草野生噉腥膻不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
許車輛如許牛羊何不往牧彼方今乃遠來投我其

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五六千牛馬車
輛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冥冥悄悄而來彼
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殲之勢所必至而昔胡寂寂
今乃狺狺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蹄齧
跳梁莫可禦止今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
兵收進之又帖然奉命是何其從容向化其可疑者
四也即使無可疑矣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
類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狼顧而驚烏合而起蕭
牆吳越肘腋甲兵其可慮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
必恣其饕餐須人人給賞日日支糧軍餉尚爾告虧

夷腹何時得飽。是乃借錢供賊。剗肉補癰。其可慮者二也。閉市之間。四達之地。居民之所出。入商賈之所經營。驛使之所往來。錢糧之所輸運。萬一降夷勃跳。擄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冲決。其可慮者三也。方今間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奸細因而竄入其中。

多方悞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報云。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稟帖云。與你要說個果斷。虎方伏。激之使怒。火未崇。燎之使燃。恐樹怨。卽在于樹恩。而所得難償其所失。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者。正爲可慮。可慮者。正在可疑。欲認爲真而

萬一或偽
欲認爲偽

萬一或偽。欲認爲偽。萬一或真。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真心投奔否。回鄉陳友良果可信否。見在市外口。任着等候。果無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景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方法。能必無匿奸乎。能必無擾動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歲委四千金于金台。什之女。固是權計。然聞有狡弁王猷。詐許歲輸。如例者。聞我往諭。而酋羈留我使。張汝觀者。聞酋責諾。而我羈留酋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我心。道路所傳。一切匿不以報。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

降夷也。如何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賢果能時其饑飽。銷其怒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此當問之。經略督撫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邊塞夷情。固當耳聞目記。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彼緝探。得彼真形。據實回報。因可以博採羣議。仰贊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握主持之權。以茲危邊。如焚之際。應否儲材以待用。應否錄大而畧短。經臣塞外重寄。應否聽其便宜。寬着地步。明爲責成。所當問之。部院者也。趙充國之制羗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畧。今不得的見彼中之局段。而預爲不必然之慮。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固爲隔靴搔癢。若夫任議無成。畫本末無定計。廟堂諉之邊鄙。邊鄙諉之廟堂。不幾畫餅以充饑哉。此臣所以設爲問之之法也。

草塲火

御史周宗建疏曰。臣以爲遠事之壞。不壞于無兵。無餉。不壞于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于大臣之無識。何也。方撫順失事之後。特簡楊鎬。錫之尚方。十萬之師。征集塞下。誠于此時。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國者。漫無定見。徒使

遠事壞于大臣無識

熊廷弼決
計自強

暗濁卑流。嗷嗷出議。而輔臣因以爲票擬之準。鎬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宰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栢已且掣還。此時惟有備開元。聯絡北關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也。而當國者復漫無定見。所票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推轂一統袴之李如楨。踈莽之劉國縉。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陷。屬夷淪亾。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于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計自強。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

城。瀋陽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入。獨以大爲得着。而閱視一遣。復亂人志。當國者復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定算。則又宰臣之無識。悞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膽志。多其峻防。守廷弼已效之規絕。賊中土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持之幾年。虜無大利。使易心希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也。乃當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人言兵十八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

大臣無識
若此

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者入犯一報，已浸浸蕩。上國矣，而猶從容迂緩，為太平宰相之見。一旦有警，則惟有早閉九門而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臣聞宰相上佐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昭入天下之大勢，而屹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固曉然易見，彼以新銳之強，儼然大敵，而譁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不信也。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即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也。即令現兵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

堅不動者
大臣之遠
識

犬奴之勦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守。明計兵食於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於廷弼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爲勝者，則雖盈廷紛議，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者，則雖高談介子，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國之遠識，非諸曹小臣所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則不能出於犁庭之上策，猶不失爲綢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禱，倏而退遽言進取，倏而來便思退避，不幾爲宋趙之復轍也哉！臣請輔臣自今

平章軍國
乃宰相第一
事

皇明通鑑 卷三十一
以往須先知平章軍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理人才
乃宰相第一忠猷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外益以
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於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
萬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
至於九百萬者可細為之簡汰也以言用人熊廷弼
之氣吞驕虜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晰牛
毛涂宗璿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
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
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
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識也今日誠能主張遼事安

穩無虞即他有闕遺可從寬略畢竟為天啓朝之第
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遼事復蹈舊日之轍即使一
批一對事事協人一身一家件件清謹要一為相譜
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奉 聖旨軍國
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闔外機宜仍當叅求畫一這所
奏裁定兵餉固守峻防以待 悔禍及薦舉熊廷
弼着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軍鼓
譟

赴營操練所致奉 聖旨陵軍管轄已有旨着遵舊
制如何輒議紛更該部便查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

赴營操等事從重叅處其營路軍起釁根因一併查
叅具奏良梓亦具揭辯

日暈

會審楊鎬
李如楨等
各斬

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等議得楊鎬合依臨敵失
悞軍機者律李如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敵所
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
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欺罔覆軍喪地貽禍至
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時翰與
同官王湛初共督陵工翰私夫頭嗔湛初覈實欺侮
凌辱湛初飲恨而沒遺孤零仃時論大爲不平
免親藩貢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廕

御史汪泗淪請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

閏二月

董羽宸進
補偏救弊
十說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絲綸之出當平牽制
之文當決官府之法當一政刑之明當速保舉之法
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遺佚之材當收起廢之法當核
補官之期當一文卷之刷當嚴

江秉謙敬
陳虛已奉
公兩規

御史江秉謙敬陳虛已奉公兩規爲君莫先於虛已
而以篤學勤政聽言爲大爲臣莫先於奉公而以格
君用人任事爲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 聖旨賈繼春暗揭

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

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報大臣求退小

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

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

辨目無君父况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

可否却借逆揭爲櫻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滅

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

姑着照原揭回將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

皇帝實錄

風靈詔九邊嚴加防備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木固

山海之防設薊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

奸細之禁遠哨探之役

荆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潘雲翼救
急八款

戶部主事陳國鑰上疏請旌表七世祖陳榮孝行。陳榮建寧人，奉母竭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日疾為之，目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又鄰火及廬，勢甚危逼，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無算，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州，潮達岸，卒遇其母，扶之而歸。螺州官舫內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遽動天？曰：予何知孝，惟一飲一食，不敢忘母而已。

大風霾

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而無端奸人構煽，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挺擊之謀，庶幾着手，此時稍有人心，請劔殺賊，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首捏風癩以為脫卸張本，主事王之寀懼為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已，夤緣中旨，追奪誥命，主事于侓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郎中

皇明通紀 卷三十五
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憂死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嗟嗟逆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捏風癩漏招詞者有罪而杼公憤拚身命者何罪今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耀於光明而三臣去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忠臣義士所以唏噓感憤而不平也伏乞立賜擢用以爲人臣忘身殉國之勸奉 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沒各官着該部照恩例召用恤錄
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有 旨下所司確議具覆

命南京諸司預建黃冊庫房慎重圖籍

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譟始末奏上奉 旨劉馨着送

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尙忠旣不知情姑免究

營慶陵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石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袁應泰條奏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者危事利害存亾介在呼吸况遼左當屢劓之餘三韓席

屢勝之勢。破開鏡不移時。禽宰賽如反掌。而三韓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哉。臣非能知兵者也。所仗者兵馬耳。錢糧耳。器械耳。將吏耳。諸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耽延者乎。以兵馬言之。征調強半。脆弱召募。原係白衣。遠左曾不收半臂之力。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營加銜都司王表。各領兵一千名。迄今三年。皆藉口脩船。不移一步。及查修過船隻。王表方修得六隻。金冠又稱原座淮揚巡船。不堪補驗。客歲守備王錫斧等。領淮浙兵七千名。十月到津。竟營謀運糧。不肯渡海。在京浙兵三千名。咨催不啻再四。聞各兵多勇。敢願行。乃領兵都司張超。懦怯縮胸。百計營脫。甚欲唆兵鼓譟。以遂其計。逗遛觀望。到遼何時。以錢糧言之。馬疋專靠糧艸。今糧已絕斷數月。軍士專靠月糧。每至一二月不給。然朝廷實未嘗省得分毫。雖云愆期。亦須稍發。乃一愆期而貸質子錢。幾至強半。各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惠。而物騰貴。馬安得不倒。士安得不饑。軍聲勃振。實錄于此。以器械言之。工部委之戶部。戶部復請歸工部。二部相推。銖兩未到。各營將領向臣催討。而瞪目無以應。一切器械無不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二十一
缺乏以將吏言之將吏聞渡遼如臨虎穴如避湯火
臣今叅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井陘道臣朱之臣
遂從此挂冠而去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監軍道
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夫求者愈急應者愈緩臣雖
藏三牙、哆三足、徒嘆曲高靡和、獨嘆無聲也。不知諸
臣亦念及皇上金甌之天下否。

吏部等衙門會議奉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
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
辯張慎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爲
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屢爲申救姑准

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王大年不候會議
急於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主於言官無
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臣奏說
係局外之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不
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
必罪不宥

禮部奉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宮中齋禱爾大
小臣工宜同加修省以冀感通
刑部主事萬燦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
起孫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

劉大受言
時政五隔

史總理糧儲朱禧南祭酒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

大臣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

腹裏與塞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司邢雲路精

於曆法空乘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時雲路年已七

十有三精力強健曾推算泰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算

二刻驗之果然故人多異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叅劾失事諸將疏曰奉集失事李

秉誠匿不以聞朱萬良聞警赴援一遇賊鋒輒自奔

而反引賊深入賀世賢尤世功羊質虎皮擁眾自衛

藉口信地瞻望遲回伏乞勅下兵部分別功罪大示

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

戶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

失宜招徠之難測

昭和殿災

朱童蒙勘
遼回奏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後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

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功罪即星馳彼中

備查卷宗實科士馬從公案實為 皇上陳之舊經

畧熊廷弼者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

熊廷弼有
揮霍雄才

皇明通紀

卷三

天啓

二九

數萬生靈
皆廷弼一
城所留

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擔。騁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
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陽隳頽之城。如新喪
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
幾何時。而金湯昂峙。恃以無恐。迄今民安於居。賈安
於市。商旅紛於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為進戰退守之
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代之嗚。謂
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於此。而
其得謗亦先於此也。惟是致辨殺擄一節。噉噉於有
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邊疆。凡有殺擄
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

都中所傳。為萬為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惡得云
無罪乎。臣愚則以為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任。
與諸臣不同。即捐其頂踵。尤不足答萬一。乃蒲河之
役。見官兵怯弱。料後事無成。遂灰心卸擔。借恙乞骸。
以歸。賊未滅。何以身為廷弼將。置君恩于何地。
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
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
怠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况又
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於鄰居。採木園林。移石
於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於

鄉紳青衿役無割免。又細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騰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遂臚傳入告。而皆激於上。爲國家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旣而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以待言官。非大臣所以自待也。摠之。廷弼功在存遠。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所莫逃。此正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伏乞皇上立賜剖斷。以結前局。奉聖旨。這遠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御史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這賈繼春回話

揭中。無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此二語出于何項。還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官悔罪無地奉

聖旨。移宮本

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不聞。乃以違忤逼逐。輕誣朕躬。且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捏造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

恐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有旨了。

恤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遵例從優、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三 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四十四

大學臣江旭奇訂

三月

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閣臣姚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

海州吳金祖叛、金祖的名劉光先、偽名吳金祖、又名

海州吳金祖叛

吳太真、以斥逐么弁、鼓煽無知、乘南衛空虛、盜名逞亂、焚屋殺人、劫屯攻堡、鎮守李光榮討平之、

浙江巡按彭鯤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

漆三名，滿足百人，以光文治章下所司。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奉 聖旨是。遼左覆軍陷

城，文武將士捐軀死事，義烈可嘉。這陣亡官兵人木

屢奉皇恩，慰諭趨行，褒卹既經，敘奏宜需。渥恩劉縱

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宜，贈少保升左都督。各襲

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

祭塋。葬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

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孟鱗、馬林，各復原

職。贈二級。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光祿寺卿

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董爾礪、張

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

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

伏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

事。襲升二級。喬一騏，贈都督僉事。襲升四級。與本衛

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五百九十二

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

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

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

升一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

軫念陣亡諸臣

厚贈錄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榮以慰
幽冤。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戴鈞梯傾巢而來。于
十一日夜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二十三
日已被賊寇陷矣。

兵部衙門接出。聖諭朕見近日風靈時作日光晝
晦朕心深切警惕。昨日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
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
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疎防怠玩。應援各將擁兵結
營自固。坐視陷城。威令何在。姑都着策勵任事。兵部

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精銳兵
馬。各陳方略。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
卽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
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
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燥。尚書李
汝華都着卽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
旣孤。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
議具奏。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
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并兵部添設侍郎

作速催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誤事工部買辦硝磺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其濟時艱故論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攻陷瀋陽指臂斷為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潘奉潰而賊直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固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能延弼受命田間倉皇赴召四方

廷弼才識
膽畧大過
人

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今終不能得志如今之踰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畧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為存遼過計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橫據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逞紙上雌黃蔑國家之利害寧壞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中之畛域寧甘心以遼陽與

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奉 聖旨這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郭鞏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懦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卽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知瀋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兵旣渡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

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擄殺斬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當川兵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遽動及一與賊遇卽披靡不支軍四分散經畧袁應泰忠心爲國竭力籌邊死生旣已早忘利害詎能逆觀但旣任疆場之重寄宜效安攘之定謀而一月之間失堅城覆裨帥殺名將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則有不

得辭其責者日月恐不相假桑榆猶或可收此在皇上酌衆論而獨斷之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

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勅着卽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膽見衡其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勸忠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

蕭基論品
三法
大亦有
三法

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

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

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

郎臧爾勸管理宜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

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揭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

而克兩堅城未聞拒堵片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

皇明通紀卷之六
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可傳示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死守危疆。以安內地。先是于十九日至四里舖。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袁應泰親自出城督戰。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二十一日。賊擁砲車過河。在東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不知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疆嬰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走。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為。經臣按

經臣登樓
引刀自裁
按臣罵賊
不屈死之

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秦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闕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計。秦死且不朽。聞各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始入。人皆剃頭隨順。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死者。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人

獨東山礮
兵與南衛
堅不受命

視武弁不
營奴隸

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礮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群擊殺之。

兵部接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營奴隸，致令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部便張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鈴，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

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棲遲家園，成何國體。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叅。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

皇明通志卷四十四
僉同特茲起用方今 洊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
枕戈擊楫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
着彼處地方官登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
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
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
前延緩故諭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
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鈞耿如杞

起倪斯蕙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泰尚
寶少卿王之寀刑部浙江司主事
贈王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

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具揭稱賊剋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
惟礦兵南衛不從 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爲進取計
若此時有兵三萬在河上 必不來所慮者邊外河
淺可舉裳而過然巴兔糝化適當其中我能啗以利
虜與我合 何敢越境而至此時 已有瑕隙因
昨 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爭殺如前日宰賽故事

正可間也。若悟而使虜屬厭必無幸矣。此時須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閔者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閔無期，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真可爲痛哭流涕也。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東宮大興縣民王學長女，母李氏。西宮南京鷹揚衛舍人段黃葵次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日急務。該部宜遵諭，豎旗

掛榜，卽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糧銀卽于前帑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太事，主持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悞事，科道官條陳雖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國事耽悞，卽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表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

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儆後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繇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濯肺腸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時雖冲年嗣服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一寧前道王化貞甚得西虜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

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一速遣科道官十數員分道募兵一大工宜暫停止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棍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任天津卽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

皇明通志卷四
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卽先臣于謙燒通州倉之意也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宜頒行順天撫按驛遞不準應付一城外向無軍砲當卽日做起以上諸款皆求其直捷可行若再候部復彼此相推恐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奉

旨回話奉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

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捏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叙用

命右僉都畢自巖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遼去而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爲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安在臣愚見淺劣有十議焉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一議招天下總兵副總兵守提
應襲及各衛所空閒指揮千百戶舍人等官願赴兵
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卽推守提等官赴兵部戎
政聽用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游各有家丁總督及
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堪用輕則罰俸重則革任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
七百今已影射無存乞 勅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
明令廉勇世廕官一二員統之以備防衛護守一議
調莊浪衛魯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以備出關之用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
刻期赴京分任通州昌平密雲以壯馳峙之勢一議
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發赴通昌平密雲三處以
爲根本之倚重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殘小
不堪備用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一員往
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一議器械火藥務求堪用
一議罷內市以清奸細

續考選科道

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
嚴趣添注五府京營諸將到任
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

州天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
籌及時之劑惟 聖明採擇一議覓謀士遣名將問
道登萊廣昭徼卒督見札水兵掉舟浮海直擣 穴
一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一
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中書舍人郭萬程投揭
願往義氣可賞合宜聽彼就道同化貞商酌行之一
議止調薊兵以固根本一議招義兵一議撫臣督兵
移鎮一議大臣司餉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
此事一議下嚴旨守催望臣以安人心一議急清水

道以備深池之用一議恢使過之門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
嶺一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宜令添
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
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可以吞 當並
議調用一議招兵以上諸款或擬之使不吾犯或備
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見實應症之藥也

勅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
彼此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

皇明通紀卷之四
純臣李成名行禮奏告大婚也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卽有兵亦不能守賊繇蓋州而絕糧道再或繇旅順而繞登州登萊危急不啻然眉今准部文調副將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兵可以運糧酋卽可以窺犯旣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再乞裁酌

修山海城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

人

叛臣黃衣伏誅衣廣寧人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收糧

于遼遼陷不死乃剃頭投降甘心臣虜逆芳引見

以大紅蟒衣之與騾一頭同三僕送出招遙過

市觀者如堵蓋明以其身爲招又陽用而陰圖之也

撫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通衢

人心大快

逮原任監軍道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

逮監軍道
高出

旨遼臣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唱為棄城陷虜之說公然投遞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枉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

今日急務
惟朝臣和
衷而已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向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不和之流弊也今論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

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享寧謚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急在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推升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通政吳可達端簡純誠大理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達弘猷太僕寺卿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冲襟實學副使

馬孟禎澄清爲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
以借前籌此外如磊磊落落慷慨力能任事之岳元
聲曉暢軍務之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綰
可備急使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
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謏謏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
也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永保河真順
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
其去神京宜計道理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
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竇承武督促至內八府
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季植督促至以郡縣

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
以通侯之爵不斬爵者人主所以激世勵世之具也
賞旣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必有超距而踵至
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環而攻之令彼隻輪不
返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未議一日拔茅人才少有
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成長
正大臣事臣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木願各
盡融先入無以掄才地作選佛場臣拭目以俟一日
闡幽夫人在蓋載中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

死者有力擔疆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
不遇總之皆蓋臣也 陛下麗日當天用能順天休
命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一日
遼餉頻年 為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者
處處剝皮人人吮髓諸臣以國之苦為苦未暇為小
民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為計何知為國計兩不攔謀
宜兩受楚然民為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
復稅顧二十年海內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
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願計部早為區

當以富強
為仁義

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公費或各區土司
各倡義助實環海宇如生之日也一旦理財昔王安
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為第一義眾皆訟之不知此迂
儒見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為富強今 國家
衰弱又當以富強為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今
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
升之有清屯田者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
不清也鹽法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克
不得交代課克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
人奮勵矣水田今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

行之太驟致旁囂四起今宜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懽開粒食之隙令污萊不闢也舍此三項言理財卽桑孔無以籌矣一日振武說者以爲強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不足信也倘不敵我太祖何以驅馳中原何以安置旁塞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臣以爲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巢皆自坐敗局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着着勝算此着着敗道取困固宜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爲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兵攘外必令隻輪不返

矣說者又曰無將臣以爲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卽有談者又衆咻之其人多跣地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繇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陛下擇日大閱射者賞中多者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武將自然挺出矣一日驛遞夫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甚士紳得夫得馬亦是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爲朝廷體赤子必如范涑上疏力參者吏部

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其二在儉。其三在和。其四在厚。上曰續陳諸款。具

見有用實學。該部一并議行。

罪援遼。逗遛鎮將王威達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臯等。分營簡練。

起李茂檜儀制郎中。

兵部奏獲奸細奉。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既

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臬示有功。呂只役依擬給賞紀

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巡士。懸賞緝捕。務在

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宮軍。如何慢不盤詰。

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

防西虜時。伯酋糾合各酋。聲言挾賞。暗圖搶犯。故嚴

備之。

添設司屬官。刑部主事萬燦。調工部營繕司。並登

庸。改屯田主事。

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

以主事耿如杞。協理職方。鹿善繼。葉震生。管題復本

章。

起用謀勇將領。本兵題薦杜光宇。顧尚文。張成憲等。

大勢急着
莫如收拾
人心

皇明通紀卷四十四
山東道汪泗論上言謂今日大勢急着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日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害也自遼潘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聞輦股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則遼之人心宜亟收也京師五方雜處祖宗為巡捕設營今日營兵非惟無緩急之倚而且倒峽之虞祖宗為巡視設城今日城役非惟無畫一之守而且滋挑激之擾則畿甸之人心宜亟收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今海內之力殫而人心且搖搖莫適以農則東稜西旱此儻不

講以商則包採輪權織造倍蕪窮愁轉令莫展難必不反其常則山澤之人心宜亟收也數日來事勢急若然眉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以當機而發于遲緩其未行者或以鑿枘而疑于叵測為悠悠為泄泄廟堂既無截鋏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逐電之神情徒使壯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群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人心宜亟收也臣嘗觀史昔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

之伏乞 皇上與二三大臣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
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為各督撫等官
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
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建治姑着在俸戴罪督催兵
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
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
查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
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遼東巡撫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
以龍飛首科也

兵部請死
戰諸臣恩
典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瀋陷沒撫按
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可愍嘉據奏議確
宜沛恩卹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子錦衣衛指
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塋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
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
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
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

同知襲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復原職
 贈三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
 級從祠附祭陳堯甫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
 入監從祭內秦邦屏係土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
 與應得 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門存
 歿忠義之意陣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
 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
 體恤錄

遼東參謀布衣張思任奏言日擊艱危疏曰原任遼
 東經畧袁應泰過採人言題臣以布衣參謀軍前臣

乃于二月初十日戒侶星馳輕裝走馬以二十一日
 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死矣
 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竊念臣為經臣而出經臣
 死臣莫適為主矣臣死何益不如留一身以圖報稱
 裹革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為 皇上陳之
 臣身在逃兵中遇瀋問瀋遇遼問遼其敗狀頗悉有
 為瀋陽之剋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
 出徑奔西門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為瀋城外備
 火器以拒 兵賀世賢以保城為名盡拘砲手入城
 不許輕放者有為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

得我火炮手親什其縛人賞千金卽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爲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轉動如戰車之制以避鎗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炮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爲左右翼殊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爲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佯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炮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遼民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捷大爲其所笑者有爲遼城旣破李賀二叛將

並轡入城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坐經畧衙門李賊將隨身榆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後患而獻城之生員無不駢首就戮者有爲李承芳傳語遼人去者不畱任者不殺西人去者不追任者必戮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党者亦有爲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爲向導今將振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扼我餉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喙訊問相同非道路訛轉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墮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

皇明通志卷四
三四
日則放騎求食。夜則並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朝猶城市。午已爲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而雉經者。有搶搶攘攘。乘勢劫奪者。總之草木皆兵。鷄犬無跡。卽欲繪流民之圖。寫亂離之狀。恐不能摸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乘機。換賞章。兔欲堆廩。甲于教場。狡酋欲停妻。樞于官舍。每通事一到。我之將皆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款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

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營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纔強半。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九分。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爲更換。經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毫。無不大瘡者。皆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糧之車輛。牛驢官買者。盡爲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穀債。較沿途狼籍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借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

士。虺弱如鬼。甲仗不完。聞風聲皆已膽落。一有緩急。不死卽走。且二百里之間。逃竄成群。流亡滿目。至有不逞之徒。明言願效遼人獻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臣持原行符驗。得入關門。關外殘兵哭聲震天。怨氣載道。而總兵皆以出關爲死地。如牽牛入屠肆。步步迫死。不惟無鬪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消索。旗幟不見。一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主人一家百口。頃早臣行。而人主亦孳家行矣。臣冒死扶痛入都。以爲輦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之議論日

煩。畿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旣而痛哭。不意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已而思之。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禁近。塘報旣不足憑。人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關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辭煩聒。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敢粉飾一字。用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弛。之兵勢如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無一刺不思。謀我間我。而我以格套自蔽。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而我以延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爲膏血。遼左

數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方可惜感此一隅。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焉搖動。倘恕臣狂愚鑒其誠悃。天子儆惕于上。群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卽以保山海。保畿輔卽以保神京。保神京卽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遠近。緩急之間。臣雖萬死猶賢于生。伏乞皇上果斷乾剛。自爲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卽舊經臣亦當含笑入地。疏入。上曰。張思任旣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執審

防素酋

二十七日大婚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任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聞警疾至。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于武英殿各上

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磔大逆劉保于市。保遼陽衛人。舊爲兵部長班。再跟

遼中道撫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遞邸報。至是事

磔大逆劉保于市

冊立張氏為皇后

五月 冊立張氏為皇后

諭免經筵時以天災故也

兵部遵 旨傳宣照得 狂逞連陷瀋遼 聖天

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

何敵不摧乃至 天討之方張復得 天心之默相

捉獲通夷提堂官劉保伊子劉于翰等潛伏肘腋之

地暗結程羶之 假郵筒而輸我情形利虜財而為

彼窟穴詭言誑惑包藏禍心蓋載難容神人共憤是

用凌遲處死傳首三韓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

機秘密原未抄傳紙上空言何關 廟算今劉保僕

以邸報為奇貨而李永芳又悞以朝報為秘謀小醜

無知自干 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愾并

力緝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亦族之律有能懷忠抱

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

伯 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

來獻者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

李永芳與 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地

信賞必罰明服我武之維揚化佞歸忠立見元兇之

授首特此榜諭衆知

上諭戶部軍需動請內帑危言抗辭不思自己職掌
國家經制卽如遼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
目前諸需酌量補湊都不計算祇靠帑金豈成政體
朕念遼瀋變起倉卒防援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
不及已經二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
部公同確訂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
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任俸停陞
例陞併急公完解的仍移咨吏部分別旌罰斥陟務
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叅奏處

贈馬德澧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徐光啓上封事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曰鼂錯曰器械不利以卒予

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

與敵誰肯向前臣以為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

壁清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

守必不敢驀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至如都城

固守尤為至急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炮欲以

火鏡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去年所

取西洋火炮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敵

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

臺以護鏡以鏡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火砲如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即西洋諸國所謂鏡城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也

御史畢佐周奏請大發帑金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純段黃葵食錦衣千

戶俸

陝西道李達請嚴禁內操

祠劉綎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

葬

議優敘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

插御史江秉謙糾之謂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逃

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文球聞外事

權在握未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拮据收納降夷復蹈

表應泰之轍此何心哉伏乞勅下兵部將降夷或

殲之境上或驅之塞外必不可畱之腹心

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

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遼東巡撫王化貞奏

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卽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補任

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小臣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棄國家優禮臣工兩朝覃布恩渥卽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無悚慄輔臣劉一燝已着宣諭卽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

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卽出供職不得論是辨非氛稍平危疆方復再聽高尚以便身置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闖專意急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輒託疾言去小臣卽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協心輸忠盡職其濟時艱如仍前抗違國典具存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諭申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奏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聖明

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疏入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逐款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奏辨叅熊廷弼回藉聽勘諸

言官無罪

吏部遵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

張修德魏應嘉姚宗文上曰這查議熊廷弼更換

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本倡議遼事直攻廷

弼解任回藉後來料理疎玩遼瀋相繼陷沒斷送無

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夜不寧故

着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

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

利害不若二三小臣當職情面更重大臣任怨何得

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

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本

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敘用該部知

道

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戍從少司寇鄒元標請

也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請亟調水兵多調川兵長河

王化貞請
亟調水兵

皇明通紀

卷四十四

天啓

三十一

之險彼既未能遽來我亦何以輕往若得舟師萬人
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寓接引之意
見樓船橫海則狼顧必多遼人聞伐罪弔民則勝
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聲實並利者也故謂水兵
之當亟調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自成一隊
方竟其用故謂川兵之當多調也

逮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時遼事倥偬二臣
先後引去撫臣科道諸臣迭糾之

加贈沈塾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額

賜祠額劉綖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

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懿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撫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君

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國憤以復父仇請得勇士

數百千人自為一軍如漢羽林軍見故事從諸將出

關仗威滅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

督撫各官倉卒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戮力

艱辛歿者死竟不泯宜有賞賚優卹茲當遣官宣諭

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著他處綵幣查照職級

各于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鑄金內給發御史奉勅
行事銀幣仍另差解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給發
遣行故諭

皇明通紀集要卷之四

程